

民國時期的僧教育理念論爭—— 以1937年《海潮音》與《佛教公論》 為中心

林盈君

摘 要

民國時期因應政治變局產生的各種社會思潮、文化改革，也影響著佛教界。閩南佛學院正是二十世紀初寺廟應時代變化而生的高級僧伽學校，佛教養正院則是考量閩南在地初級僧伽教育需求而成立的機構。二者雖同附屬於廈門南普陀寺，兩院學僧卻於1936年11月底在寺院澡堂發生肢體衝突，進而引發1937年《海潮音》與《佛教公論》兩刊物的論爭。這場論爭雖為時不長，卻在佛教界內部掀起不小波瀾，更隱含了許多值得考察的面向。特別是寺院內學僧的鬥毆，直接衝擊了民國以來佛教改革與僧伽教育的一個核心目標，也就是重整「戒律」。《海潮音》與《佛教公論》雙方對特定人事的相互攻訐，究其根本在於對僧教育理念的不同看法。

相較《海潮音》強調僧伽的現代化與面向世界，以呼應中國整體的政治改革，《佛教公論》則著重回歸佛教本身與本地僧材培育，凸顯閩南地區對僧教育的在地看法，以及地域視角如何回應以太虛（1890-1947）為代表的佛教改革運動，呈現了民國佛教界內部對僧教育改革的不同聲音。是以本文擬從1936年閩南佛學院與佛教養正院所發生的鬥毆事件切入，探究1937年《海潮音》與《佛教公論》論爭背後所涉及的不同地域佛教網絡與僧教育理念，描繪民國時期佛教的跨域發展與內涵，並反思學界過去著重太虛及《海潮音》等主流聲音進行研究的問題，對新舊佛教之爭的二元對立說提出若干觀察。

關鍵字：《海潮音》、《佛教公論》、閩南佛學院、佛教養正院、僧教育

Controversy over Ideas of Sangha Educ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1937 Debate between the *Voice of the Sea Tide* and *Public Opinion on Buddhism*

Ying-chun Lin*

Abstract

The Republican era witnes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renowned institutes for sangha education in Southern Fujian: the Minnan Buddhist Institute (Minnan Foxueyuan), which was dedicated to senior sangha education; and the Buddhist Institut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ure Sangha (Fojiao Yangzhengyuan), founded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more junior sangha. Despite the fact that both institutes were attached to the Nanputuo Temple in Xiamen, a brawl between their students over use of the monastery's bathhouse erupted in 1936. This conflict then triggered a debate in 1937 between two leading Buddhist journals -- *Voice of the Sea Tide* (*Haichaoyi*) and *Public Opinion on Buddhism* (*Fojiao Gonglun*) -- which expressed diverse attitudes about the reform of sangha education among the elite Buddhist circles of that age.

Although the debate did not last long, it gave voice to very different viewpoints about Buddhist education in Southern Fujian, as well as how regional traditions responded to the Buddhist reform movement advocated by the eminent monk Tai Xu (1890-1947). This article takes the 1936 brawl as a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the varying regional Buddhist networks and ideas about sangha education underlying the debate that took place in *Voice of the Sea Tide* and *Public Opinion on Buddhism*. This evidence is then employed to map out the trans-regional developments of Buddhism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rethink the premise that

*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民國時期的僧教育理念論爭——以1937年《海潮音》與《佛教公論》為中心

places Tai Xu and *Voice of the Sea Tid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Buddhist reform movement, and reconsider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dichotomies between “new” and “old”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Voice of the Sea Tide*, *Public Opinion on Buddhism*, Minnan Buddhist Institute, Buddhist Institut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ure Sangha, Sangha Education

民國時期的僧教育理念論爭—— 以1937年《海潮音》與《佛教公論》 為中心*

林盈君**

壹、前言

清末以來，受西方傳播技術影響下產生的「新式媒體」，對中國社會的訊息與思想傳遞方式，產生不小改變。所謂新式媒體包含報紙、期刊等刊物，不僅可以宣傳特定理念、製造事件與話題，也能呈現不同群體互動的一面。李仁淵研究晚清的傳播媒體，指出新式媒體之一的「期刊」，具有即時與定時性，可傳達特定學術社群對現實的關懷。¹ 民國時期佛教出版亦受此影響，出現期刊弘法的新形式。維慈（Holmes Welch, 1924-1981）認為這在宗教出版上標誌了新的意義，促進佛教團體的凝聚與佛教改革。² 史瑞戈（Gregory Adam Scott）考察民國時

* 本文寫作期間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門博士生培育獎助，初稿蒙康豹（Paul Katz）、王見川兩位教授指正，並於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合辦之「第二屆SEA International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2022年3月25日）宣讀；後承《國史館館刊》編輯委員、編輯小組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銘謝。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6月9日。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¹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3年），頁30。

² 維慈（Holmes Welch）著，王雷泉、包勝勇、林倩等譯，《中國佛教的復興》（上海：上

期的佛教組織及其出版品，亦指出期刊呈現了個別佛教群體的網絡、認同與關懷。³ 可知新式媒體，特別是期刊，使民國時期佛教的宗教實踐與訊息傳遞，產生了過去未見的新型態。

本文擬藉由1936年閩南佛學院（以下簡稱閩院）與佛教養正院（以下簡稱養正院）所發生的鬥毆事件（當時報導稱為「閩養兩院風波」，以下採用此稱）引起兩份佛教刊物交火一事，分析不同立場的佛教群體如何利用期刊，宣傳自身的僧教育理念。閩院與養正院二者為佛教學校，地點皆設於廈門南普陀寺內。1936年11月29日，兩校學生因在澡堂發生衝突，進而在寺內引發大規模的騷亂，最終是寺方通知公安局入寺維持秩序，才平息這場事件。經知名佛教期刊《海潮音》的報導，此事被定調為閩南僧教育的黑暗期，繼而引發南普陀寺發行的期刊《佛教公論》的不滿，雙方因此展開一場論戰（見附錄1）。此番論爭除因報導誤會而來的相互攻訐，亦反映雙方長期以來對閩院僧教育運作方式的不滿。高振農、王榮國等學者考察閩院的歷史時，都提及閩院曾發生學潮。⁴ 但關於這場事件的探討，目前僅見釋如斌的研究，她將這起衝突放在閩院創校以來學潮不斷的背景之下，解釋衝突的原因是：人事不和，特別是新舊派僧人對寺院主權的爭奪，以及師生之間的省籍問題等。而1936年閩養兩院風波，則是長久積弊的一次爆發。⁵

學界對民國時期佛教的新舊派之爭，已有一定認識。黃夏年認為雙方的鬥爭主要反映在思想上的交鋒，但其根源涉及教產與教界權力的分配問題。⁶ 學愚則指出新舊派鬥爭最突出的差別，是他們對現代僧教育的態度。⁷ 田水晶（Daniela

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80-83。

³ Gregory Adam Scott, "A Revolution of Ink: Chinese Buddhist Periodicals in the Early Republic," in Jan Kiely and J. Brooks Jessup, eds., *Recovering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6), pp. 111-140.

⁴ 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頁81-82；王榮國，《福建佛教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66。

⁵ 釋如斌，〈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以閩南佛學院為例〉（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⁶ 黃夏年，〈民國佛教新派與舊派之間的鬥爭〉，《佛學研究》，第20期（2011年12月），頁356-367。

⁷ 學愚，《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1年），頁60。

Campo) 論述虛雲(1864-1959)於1929年在福建鼓山湧泉寺改革寺院所引發的內部叛亂時,提及民國時期佛教改革者始終不能免除與內部個別群體的利益衝突。值得注意的是,她指出建立佛學院是虛雲企圖藉新教育制度,重塑舊有僧伽價值的重要改革手段之一。⁸是以如將閩養兩院風波放在民國時期僧教育發展的脈絡下看,當可對衝突爆發所蘊含的意義,有更深刻的理解。目前討論近代中國佛教的發展,必定觸及教育、出版與慈善三個主題,特別是僧教育,不僅因為這是佛教因應清末以來廟產興學的危機,亦關乎佛教改革與人才培育等問題。而民國時期的僧教育機構,亦呈現相當多元的情況。⁹

關於民國僧教育的探討,已有許多專論,重點多放在天臺宗、華嚴宗等各宗如何辦學革新,以及太虛(1890-1947)一系的新式佛學院運作等。¹⁰太虛及其創辦的《海潮音》,因被視為民國佛教革新派的代表,其改革行動、僧教育思想,亦累積許多研究。¹¹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檢討維慈對中國佛教的

⁸ Daniela Campo, "Imposing the Rules: Reform and Rebellion at Gushan Yongquan Monastery in the 1930s,"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3:2 (December 2017), pp. 142-174.

⁹ 丁銅,《中國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較研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202;李向平,《救世與救心——中國近代佛教復興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01-202;鄧子美,〈20世紀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回顧〉,《佛教文化》,第6期(1999年12月),頁8-22;黃夏年,〈近代中國佛教教育〉,《法音》,第4期(2007年4月),頁30-37。

¹⁰ 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頁2-4;周玉茹,《臺灣佛教的僧伽教育——以佛學院為中心》(臺中:太平慈光寺,2013年),頁49-64;現了,〈清末民初僧教育模式的轉型——以諦閑、太虛為例〉,收入范文麗編,《知識社會史視域下的漢傳佛教百科全書傳統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頁185-202;Rongdao Lai, "Tiantai Transnationalism: Mobility, Identity, and Lineage Networks i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in Philip Clart and Adam Jones, eds.,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Spaces: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Africa, East Asia, and Beyond* (Boston: DeGruyter, 2020), pp. 210-222; Erik J. Hammerstrom, *The Huayan University Network: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Avatamsaka Buddh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Erik J. Hammerstrom, "Yogācāra and Science in the 1920s: The Wuchang School's Approach to Modern Mind Science," in John Makeham, eds., *Transforming Consciousness: Yogācāra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0-197.

¹¹ 江燦騰,〈太虛大師建構僧伽改革理論的背景與思想內涵〉,收入江燦騰,《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253-278;白德滿(Don A. Pittman),《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

「復興」觀點時，已詳細回顧民國時期的僧教育研究，指出維慈的觀點，使僧教育的探討被割裂為新與舊、傳統與現代、聖與俗的對立。史芬妮主張僧教育本來就可能同時含有新、舊兩個面向，提出應超越二元對立的觀點，在更廣泛的社會脈絡下檢視僧教育的個別內容。¹² 事實上，汲喆有關現代中國佛教教育的數篇專論，已將佛教教育改革，放置在近代中國教育變遷的整體脈絡下，指出清末廟產興學政策，不僅使宗教與教育二分，也導致佛教教育理念與傳承關係發生新改變。¹³ 汲喆探討1980年代以後中國佛學院復興的內在連續時，便上溯民國時期佛教改革，揭示佛教內部早已存在「學」與「修」的矛盾，即佛學院與寺院叢林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¹⁴ 筆者認為1936年閩養兩院風波事件正提供了一個例子，可深入觀察當時佛教群體在不同體制下的僧教育理念內涵，以及他們自身如何指摘、看待僧教育中的新與舊。

其次，此事件亦可望加深學界對閩南一地僧教育發展情況的了解。史芬妮近來探討中國教育概念轉變對佛教發展的影響時，除注意到佛學院與叢林兩種體制所造成的新舊僧隔閡，亦開始反思民國僧教育研究的主流敘事框架。¹⁵ 她選擇由四川地區的佛教調查計畫，予以補充。¹⁶ 然目前關於閩院、養正院等兩個僧教育

年)。

¹² Stefania Travagnin, "Buddhist Education between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Networks: Reconsidering the 'revival' of Education for the Sangha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3:3 (July 2017), pp. 220-241.

¹³ 汲喆，〈居士佛教與現代教育〉，《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7卷第3期（2009年7月），頁41-64；汲喆，〈世俗主義的中國之路：“教”的分化與重構〉，《原道》，第23輯（2014年12月），頁20-38。

¹⁴ Ji Zhe, "Schooling Dharma Teachers: The Buddhist Academy System and Sangha Education," in Ji Zhe, Gareth Fisher, and André Laliberté, eds., *Buddhism after Mao: Negotiations, Continuities, and Reinven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pp. 171-209.

¹⁵ Stefania Travagnin, "From Xue學 to Jiaoyu教育: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in Stefania Travagnin and Gregory Adam Scott, eds.,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II: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Key Concepts* (Boston and Berlin: De Gruyter, 2020), pp. 95-119.

¹⁶ 史芬妮 (Stefania Travagnin) 與阿琳娜 (Elena Valussi) 等於2018-2020年期間，主持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之 "Mapping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Inclusive Practices in Modern Sichuan: A Spatial and Social Study of Communities and Networks" 計畫：<https://sichuanreligions.com/> (2022/6/25點閱)。其部分研究成果，已於2021年發表，參見Stefania Travagnin, "Buddhism in Modern Suining (Sichuan): Local Discourses within Chinese and Regional

機構的研究仍顯不足。太虛曾住持閩院，故通論性之介紹頗多，除傳教石（即高振農）、釋如斌特別討論閩院之發展史及其貢獻外，¹⁷史芬妮亦通過考察閩院的政治意識形態，論述太虛如何將三民主義與愛國思想納入閩院的僧教育，呈現佛教教育因應時代的新策略。¹⁸相較之下，同一間寺廟所創辦的養正院，目前研究仍有限，唯秦啟明考察弘一法師（1880-1942）創辦養正院的緣起、目標與課程設計，對養正院的歷史有較清楚的說明。¹⁹其他著作多是在敘述閩院發展時，才略述弘一指導辦理養正院一事，並兼及與養正院關係密切的《佛教公論》期刊。²⁰但為何在已有閩院的情況下，要增設養正院？《佛教公論》在此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除前人提到省籍因素，學界並未見更深入的討論。是以本文欲從引發兩份期刊衝突的事件本身談起，分析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再考察兩份期刊立論背後的立場區別，辨析其中涉及的地域因素與不同體制下的僧教育內容差異，期呈現這個事件所涵攝的僧教育思想的複雜面貌。

貳、製造事件——閩養兩院風波的不同論述

閩養兩院風波，原本只是一個發生於1936年11月29日，單獨的肢體衝突事件。這起衝突之所以引發兩份期刊的論爭，起於《海潮音》當時的主編法舫（1904-1951）在事件發生過後的十幾日，也就是1936年12月10日寫下〈閩南佛學院之不幸事件與善後〉一文，並刊於隔年（1937）第18卷第1號的《海潮音》。法舫認為該事件是時任養正院主任的瑞今（1905-2005，又作瑞金），以

Narratives,” *Asia Major*, 34:2 (December 2021), pp. 127-179.

- ¹⁷ 傳教石，〈民國年間的閩南佛學院（上）、（下）〉，《內明》，第229號（1991年4月）、第231號（1991年6月），頁10-13、35-37；釋如斌，〈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以閩南佛學院為例〉，頁24-77。
- ¹⁸ Stefania Travagnin, “The Impact of Politics on the Minnan Buddhist Institute,”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1 (May 2015), pp. 21-50.
- ¹⁹ 秦啟明，〈蒙以養正·僧德第一——弘一大師創辦養正院考述〉，收入秦啟明，《弘一大師與十法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304-317。
- ²⁰ 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頁396；王榮國，《福建佛教史》，頁367-369；釋法緣，〈弘一法師與閩南佛教養正院〉，《閩南佛學》，第8輯（2012年9月），頁27-42。

及慧雲（1910-2002，法名廣甫，字慧雲，俗名林子青）、廣義（1914-1995）等法師，蓄意「率領全體學生並勾結流氓數人」，先至澡堂包圍毆打閩院學生，後又在院內持續作亂。²¹ 值得注意的是，法舫引廈門《華僑日報》將瑞今、慧雲標舉為「惡僧」，還特別指出早在此事件前，慧雲便預謀推翻南普陀寺之十方叢林，恢復子孫廟制度，以實行「閩僧治閩寺之妄想」，並認為時任閩院院長的常惺（1896-1939）就是受其逼迫而辭去方丈，進而導致這起事件。

法舫歸納閩院屢次學潮，皆為這群人主謀，故提出六點訴求：（一）南普陀寺應嚴懲並將這些惡僧送官法辦。（二）閩院應提出法律訴訟，以求保障。（三）常惺應返寺主持校務，並徹查此事，開除惡僧僧籍。（四）立即解散養正院或更換主辦人。（五）應保障閩院師生之安全。（六）需妥善照護受傷同學。²² 就法舫的論述，閩院師生作為此事件受害者是無庸置疑的，而加害者則是以瑞今、慧雲等法師為首的養正院一方師生。有趣的是，法舫的言詞顯示在這起事件之前，瑞今、慧雲就已有干預閩院的跡象，甚至密謀直接對閩院所依附的南普陀寺進行奪權，以實行「閩僧治閩寺」。因此，這個事件不僅是一樁打架事件，還牽涉人事鬥爭，更呈現出一種地域性的群體對立。

為回應法舫的抨擊，1937年2月15日出版的《佛教公論》第1卷第6、第7號合刊，開篇就是慧雲的〈闢海潮音法舫之妄論〉，以及瑞今的〈法舫是甚麼東西〉兩篇聲明。慧雲指稱法舫捏造廈門新聞，並轉載廈門《江聲日報》重述事件經過，說明11月29日實為南普陀寺全體洗澡日，寺僧需依次入浴。當時養正院學生至浴室，因閩院學生尚在澡堂拒絕離開，養正院學生「略與理論」後，即遭對方拳腳相向。養正院學生在「亂跑回院」途經閩院門口，又遇「聚隊截打」，後養正院教師聽聞風聲，才趕往阻止。²³ 就慧雲的說法，養正院學生是依規定時間進入澡堂，因閩院學生滯留，雙方溝通不良，於是發生閩院學生動手打人的情

²¹ 法舫，〈閩南佛學院之不幸事件與善後〉，《海潮音》，第18卷第1號（1937年1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5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頁416。

²² 法舫，〈閩南佛學院之不幸事件與善後〉，《海潮音》，第18卷第1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5卷，頁417。

²³ 慧雲，〈闢海潮音法舫之妄論〉，《佛教公論（補編）》，第1卷第6-7號合刊（1937年2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46卷，頁29。

況，而養正院學生年幼不敵，逃跑過程又再次被打。據此，閩院學生才是聚眾滋事者，養正院學生為受害人，養正院教師則是聽聞騷亂後，趕忙制止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慧雲指出事發期間，自己並未在廈門。慧雲在當期〈我與佛教公論〉中另外解釋他於1936年8月20日離開廈門，赴南京參與中國佛教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期間於江浙一帶雲遊，至1937年1月17日才回到廈門。²⁴

瑞今在〈法舫是甚麼東西〉一文則轉錄《華僑日報》，比對、說明法舫所述之報導與實際情形有所出入，質疑其寫作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瑞今指出法舫這一連串的詆毀行動，是因過去曾有人提議請法舫來辦理閩院，遭到反對；法舫受到打擊，故而認為「從中阻梗者，莫非閩人」，才「藉著海潮音的權威」造謠。瑞今最後提到閩南僧伽素來景仰太虛，然這幾年受到「惡意宣傳」，使人誤以為閩南僧伽「有地域的觀念和排斥外江人的思想」。不論事實如何，瑞今的說法揭示了兩個重點：（一）法舫無法入主閩院，似與「閩人」阻礙有關。此點呼應法舫所言，有人想「實行以閩僧治閩寺之妄想」。（二）根據瑞今的說法，當時似乎流傳閩南佛教有「地域」觀念和「排斥外江人」的態度。²⁵

關於此事件，其實還有兩位當時正就讀閩院的學生回憶可供參考：一是妙欽（1921-1976），另一為演培（1917-1996）。妙欽是閩南本地僧，出身福建惠安，剃度師為廈門白鹿洞覺斌（？-1942）。他於1935年在泉州開元寺受戒後，入養正院讀書，²⁶ 1936年轉入閩院，與演培為同學。當時覺斌正為南普陀寺監院，被視為太虛一派。妙欽自述他的師父覺斌是從「舊佛教環境裡出來的一個人」，和太虛接觸後，轉為「新佛教運動」的支持者，因支持太虛，受到許多攻擊。妙欽雖未明確談論1936年閩養兩院風波事件，卻坦言自太虛主持閩院以來，南普陀寺內確實發生過一些鬥爭：

大師及其門人向來不諱言「新」與「革命」，太虛自稱新佛教運動，人

²⁴ 慧雲，〈我與佛教公論〉，《佛教公論（補編）》，第1卷第6-7號合刊，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46卷，頁34-35。

²⁵ 瑞今，〈法舫是甚麼東西〉，《佛教公論（補編）》，第1卷第6-7號合刊（1937年2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46卷，頁31-32。

²⁶ 演培，〈妙欽法師傳略〉，收入妙欽大師編著，《初機佛學讀本》（臺北：佛教出版社，1977年），頁183-189。

家叫大師及其門人為「新僧」…在閩南這佛教環境裡，卻把新和革命當作是離經判〔叛〕道。……思想與作略的不同，彼此看不順眼；加上語言的隔膜，實際辦事上免不了的小摩擦，還有某舊派頭子從中唆使挑撥，於是閩南諸山長老，聯合起來反對大師。²⁷

妙欽認為自己當時年紀小，且期間曾離開廈門到泉州，之後才再回到南普陀寺，許多事情並不清楚，但他把這些糾紛定調為「新舊佛教之爭」，並將太虛一派稱為「新僧」，認為反對「新」與「革命」就是「舊派」。²⁸

演培為江蘇揚州人，到閩院之前，曾先入天臺宗的觀宗寺讀書。他到閩南的那年，正好是1936年夏天。作為一個初到閩南的外來者，演培自傳對當時閩院的描寫充滿好感，呈現閩養兩院爆發衝突前，寺內氛圍其實不錯，他自己亦沒有因語言，而有任何溝通上的障礙：

時在閩院讀書，每個同學相處，特別我們六白（除演培外，含圓拙、白慧、妙欽、達居、答靈等五人），真是和樂融洽，所授各課亦好，加上氣候溫和，晚餐後三五同學，在寺的四週散步，實是理想讀書場所，沒有同學感到不滿。²⁹

不過，他也提到南普陀寺內當時兩校並存的問題，指出閩院學僧為高級同學，多是外省青年，養正院學僧是初級同學，全為本省青年，有「少有接觸」、「語言隔閡」，不相往來的情形。³⁰至1936年底，演培回憶親身經歷兩院衝突事件，提到當時閩院高級僧仍在澡堂洗澡，養正院初級僧突然湧入，「見到高級僧就拳足交加」，除了他自己，連妙欽也「飽嘗幾拳」。³¹有趣的是，前述妙欽對此段回憶，卻含糊其辭。其次，演培固然可能站在閩院立場說話，但從他的描述可以看到，這個衝突事件沒有二次攻擊的部分（指跑回宿舍路上再次被打）。更重要的是，就他本人的說法，這起「意外」發生後，經多方協調本已無事；然而，後來

²⁷ 妙欽，《妙欽法師文集》（新竹：正聞出版社，1998年），頁403。

²⁸ 妙欽，《妙欽法師文集》，頁410。

²⁹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高雄：慈源禪寺，1999年），頁60。

³⁰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頁61。

³¹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頁62。

「外界謠傳蠱起」，導致常惺回來主持仍無法解決。由於雙方都無人承認誰先動手，最後決議請韋陀菩薩仲裁，爭端才告一段落。演培最後提到，在那之後還有一件怪事發生，是冬季水陸法會時，又有閩院學生遭到無端攻擊，導致他決定離開閩院，顯示當時圍繞閩院的謠言與暴力陰影，使得人心惶惶。³²

從妙欽與演培的回憶，可以看到當時南普陀寺內有兩種層次的紛爭：一種是新舊佛教之爭。雖然有閩南人亦支持新佛教運動，但大抵可知舊佛教一派皆為閩南佛教本地僧人。閩僧因與革新一派理念不同，而被指稱為「舊」，然而他們是在哪些方面「舊」呢？這個問題實待進一步討論。另一種紛爭是閩養兩院因少有接觸、語言隔閡所導致的衝突，明顯除有地域因素，亦可能涉及不同教育等級、訓練而來的群體差異。本文的目的不在爭辯事件真相，或評論教內人事紛爭，但藉由同一事件的不同論述，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確實存在涉及地域、教育體制的不同群體因素，進而造成雙方就閩院經營，乃至南普陀寺內另有養正院一事產生歧見。特別是法舫對閩養兩院風波的訴求中，要求「保障閩院」，「立即解散佛教養正院或更換主辦人」等意見，實際上反映了雙方在僧教育理念看法上的差異。以下將分別探討1937年前後《海潮音》與《佛教公論》雙方如何各自就閩院和養正院的立場，論述他們對僧教育的看法。本文也會檢視當時閩南佛教是否如謠傳所言，存在涉及地域的群體區分。

叁、閩院的擁護者——《海潮音》 所見法舫之僧教育理念

閩院創立於1925年，是廈門南普陀寺因應民國時期廟產興學，改為十方叢林制後所辦之佛學院。³³ 相較民國時期兩大知名佛學院——南京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閩院是首間全由寺廟香火收入支持下運作成功的新式佛學院。因請太虛主持，又專門招收僧伽，被視為太虛推動「新僧」教育的重要地點之一。³⁴ 在

³²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頁62-63。

³³ 廈門南普陀寺編，《南普陀寺志》，上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頁15。

³⁴ 釋如斌，〈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以閩南佛學院為例〉，頁75。

太虛僧伽改革的理論下，「新僧」不同於傳統僧伽，是為建立適合時代需要的新佛教下所產出的僧伽。³⁵ 太虛組織並教育新僧，是在他經歷閉關，遊訪臺灣後，於1918年回到上海與一批居士共同創辦「覺社」時開始。1920年太虛將覺社叢書改為《海潮音》，將之定位為探討僧伽制度改革與新僧教育等問題之佛教期刊。³⁶《海潮音》作為民國時期知名的佛教刊物，學者已指出其影響性與發行時間之長，幾乎沒有其他佛教期刊可超越。³⁷《海潮音》名義上掌握在太虛手上，儘管主編與出版地經常變動，但該刊物基本上代表了太虛一系佛教革新派的立場。³⁸據侯坤宏考察《海潮音》主編與發行狀況，從1920年改月刊至1949年間，除去1934年第15卷法舫與大醒（1900-1952）共同主編，其餘法舫主編時期有：（一）1932年第13卷；（二）1935年第16卷第5期，至1937年第18卷；（三）1939年第20卷第12期，至1940年第21卷第1-6期（見附錄2）。其中法舫擔任主編最長的時間，是第二次1935-1937年，這也是他與《佛教公論》就閩養兩院風波事件發生論爭的時刻。³⁹

法舫擁護閩院，抨擊養正院，與其作為太虛門徒，站在革新佛教、強調新僧教育的立場有極大關係。法舫為河北井陘縣人，十四歲時因讀《海潮音》而被佛教改革思想震撼，十八歲於北京法源寺正式出家，隔年聽聞太虛辦學，趕往就讀，為武昌佛學院第一屆學僧。法舫因擅長中、英、梵、巴等多種語言，又通曉南北傳佛學，故受太虛重用，委以各種宣傳新佛教的弘法任務。二十七歲（1930），即任教於北京柏林教理院。1932-1936年間，轉任武昌佛學院，兼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主任，此時他也逐漸深入參與編輯《海潮音》。⁴⁰ 閩養兩院風波事件期間，法舫可以說是以主編身分，代表整個《海潮音》，對閩院的經營者南普陀寺，以及養正院提出抨擊。在《佛教公論》反擊後，法舫於1937年3月15日

³⁵ 江燦騰，《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頁268-269。

³⁶ 白德滿，《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頁104-107。

³⁷ 黃夏年，〈中國佛教界出版時間最長的刊物——《海潮音》〉，《吳越佛教》，第2卷（2007年4月），頁293-302。

³⁸ 維慈，《中國佛教的復興》，頁82；白德滿，《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頁107-108；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頁49。

³⁹ 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頁54-66。

⁴⁰ 井陘縣委編，〈法舫法師傳略〉，收入朗宇法師、清修法師主編，《法舫文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頁306-310。

《海潮音》第18卷第3號編輯後記，再次申明自己的公開批評，是站在「維護僧教育」的立場，要「繼續保持閩院的存在」。⁴¹法舫所謂的「僧教育」內容究竟是什麼？與閩院的存續又有什麼關聯？

其實，在1936年11月閩養兩院風波發生前，法舫在該年6月出版的《海潮音》就發表〈閩南佛學院之前途〉，談到對閩院僧教育的期盼與擔憂：

民族的復興要靠著國民教育的普及，佛教的復興當然也是靠著僧伽教育的普及，因為沒有教育，根本就不會有人材，沒有人材，那里會有事業，縱然有事業也是一塌胡塗地敗壞佛教！……自從武昌佛學院停辦之後，全國比較像樣底僧教育機構，恐怕就只有閩南佛學院吧？⁴²

法舫首先指出僧教育的重要：一如國民教育，培育挽救民族的人才，是復興佛教的重要基礎。是以閩院在武昌佛學院停辦後，更負擔太虛新僧教育的重任。法舫指出當時閩院的存續已有危機發生：

閩南佛學院組織獨立，而經濟是南普陀寺的，寺與院是二位一體。該寺自從太虛大師辭職之後，常惺法師繼任，也還可以維持下去，去年芝峯法師任院長，常法師專任住持，本來是該寺院最光明的設施，全國關心僧教育的人無不歡迎。到了去年寒假，常法師在上海，芝法師因事回甬（寧波），在這空裏，該寺退居XX親函常法師出面搗亂，結果，芝峯法師辭職，常惺法師也辭職，內幕醞釀得很嚴重，學院現狀是由教務主任寄塵法師維持，常法師已在慰留，尚無結果。聽說該院甲班僧本學期畢業，原來該院兩年畢業一班，即招新學僧一班。本年下學期是否招收新學僧，不得而知。⁴³

常惺為江蘇如皋人，受學華嚴、天臺，講學不限宗派，曾於安徽辦理佛學院，

⁴¹ 法舫，〈編輯後記〉，《海潮音》，第18卷第3號（1937年3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6卷，頁235。

⁴² 法舫，〈閩南佛學院之前途〉，《海潮音》，第17卷第6號（1936年6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4卷，頁11。

⁴³ 法舫，〈閩南佛學院之前途〉，《海潮音》，第17卷第6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4卷，頁11-12。

培育僧才。因與太虛友好，被視為僧教育中較為開放者。⁴⁴慧雲認為常惺是善於在新舊兩派間調和的人。⁴⁵芝峯（1901-1949）為浙江溫州人，曾受學天臺宗，1923年入武昌佛學院，成為太虛知名門生，頗受器重。後隨太虛至閩院，在閩南組織、編輯《現代僧伽》。⁴⁶就法舫來看，太虛辭職後，繼任者常惺、芝峯，均屬支持太虛者，故閩院的運作稱得上「最光明」。至1935年，常惺雖為院長，但實際上常不在閩南，協助院務的芝峯亦回寧波。他認為常惺、芝峯後來相繼離職，是因不在閩南期間，受不具名者挑撥，發生一些不可言說的內幕，亦使閩院出現招生問題。法舫最後期盼常惺繼續留任，呼籲閩院師生抵抗破壞分子，並懇求破壞僧教育者能醒悟。⁴⁷

如前所言，本文目標並非考察破壞分子為誰，但由此可看出在閩養兩院風波事件發生之前，從常惺等人欲離職起，即開始有所謂「內幕醞釀」的謠言，且是針對站在太虛派對立面的保守分子而發。太虛與反太虛派的衝突，實際上在於僧教育的理念差異。維慈、白德滿探討太虛與《海潮音》的關係，都提到佛教保守派人士對太虛及其《海潮音》的不滿，而《海潮音》亦不乏對保守派的批評。⁴⁸白德滿指出保守派對太虛及《海潮音》的指摘，多是針對太虛主持的新式佛學院講學過於廣泛，使新僧無法深入學習佛法。⁴⁹演培自傳中亦提及在天臺宗寺廟學法時，為避免被開除，學僧間私下偷閱《海潮音》的情形；還有主講師父勸導年輕學僧應好好研讀教理，再學習新理論，影射對《海潮音》宣傳內容的不滿。⁵⁰

考察法舫在1935-1937年主編《海潮音》前後，所發表有關僧教育的想法，確實可以看到不同於傳統僧教育的部分，即特別強調適應時代與面向世界。⁵¹法

⁴⁴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211-213。

⁴⁵ 林子青，〈懷常惺法師——為紀念常惺法師示寂五十周年而作〉，《法音》，第9期（1988年9月），頁31。

⁴⁶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頁249-254。

⁴⁷ 法舫，〈閩南佛學院之前途〉，《海潮音》，第17卷第6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4卷，頁12。

⁴⁸ 維慈，《中國佛教的復興》，頁82。

⁴⁹ 白德滿，《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頁112。

⁵⁰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頁49-50。

⁵¹ 郭碩，〈法舫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5年），頁34-42；范文麗，〈法舫與近代中國“世界佛教”運動〉，《世界宗教文

舫認為出家雖脫離家庭生活，但仍是國家公民，只是依著佛陀的律制，過出家生活。法舫強調，出家眾仍是國家的公民，因此認為僧教育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國家「公民教育」之上。⁵² 1935年他談論《海潮音》創辦十五年的貢獻時，指出《海潮音》旨在「謀建立一種適合新時代之新僧組織與制度」，透過此刊宣傳僧教育等，其實都是為了「佛法世界化，世界佛化，極量推廣世界佛學」，以符合「時代之所需也」。⁵³ 在1936年《海潮音》第17卷第4號〈卷頭語〉提倡建設、復興中國佛教時，法舫更進一步指出「建設『比丘僧』是中國佛教的重心」，可稱為「救僧運動」。⁵⁴ 那如何救僧？他認為首要之務，第一即是：

謀佛教僧教育的普及。普及僧教育，是補救已出家受戒的比丘的佛教知識，使其了解戒定慧三學的修學方法和理路，從聞思修的三個階段上漸次修學。所以，目前的建設，而且是基礎建設，就是發展僧教育。⁵⁵

於此，他具體提到普及僧教育的內容，是要使僧人真正掌握戒、定、慧的知識，並透過聽聞佛法、深思佛法，循序漸進而真正修得智慧。⁵⁶

1937年《海潮音》刊登法舫在漢藏教理院的兩次演講，也從不同面向呈現他對僧教育的想法。法舫對僧教育的解釋是：

本來每一個寺廟，皆是僧教育道場，住持的人，就是辦僧教育的人，出家參學，就是學僧，請開示，就是僧教育。⁵⁷

化》，第4期（2021年8月），頁152-159。

⁵² 法舫，〈學僧今後之路〉，第15卷第4號（1934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86卷，頁471。

⁵³ 法舫，〈十五年來本刊之貢獻〉，《海潮音》，第16卷第1號（1935年1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89卷，頁202、207。

⁵⁴ 法舫，〈卷頭語〉，《海潮音》，第17卷第4號（1936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3卷，頁144。

⁵⁵ 法舫，〈卷頭語〉，《海潮音》，第17卷第4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3卷，頁146。

⁵⁶ 法舫，〈卷頭語〉，《海潮音》，第17卷第4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3卷，頁146-147。

⁵⁷ 法舫，〈怎樣復興中國佛教——法舫法師在漢藏教理院歡迎會講〉，《海潮音》，第18卷第3號（1937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6卷，頁157。

他指出辦教育需要注意兩點：（一）從僧教育建立七眾律儀。七眾之前五眾為比丘、比丘尼等出家眾，後二眾則指在家眾。⁵⁸而僧教育之目的，是要使人了解出家與在家眾各種身分的戒律。（二）具足六和合的精神。和合，就是團結的意思。法舫在1931年《海潮音》第12卷第8號倡議「現代僧的訓育」時，早已對僧教育的六和合有相當詳細的說明。他認為彼時世風敗壞，人心險惡，影響所及，不論世俗或佛教教育學風都不振，其中一個原因是青年缺乏訓育。法舫提出訓育學僧的原則，需基於去惡向善的心理、平等化的六和合，嚴肅主義的小乘律、攝化主義的大乘律。他認為六和合是所有原則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指僧人應在戒（戒律）、見（見解）、利（權利）、身（身分）、語（不妄語）、意（意識與心理）等的修養上達到平等、一致的團結景況。這也是僧教育訓練出來的僧人，與一般世俗教育不同之處。⁵⁹法舫認為七眾律儀和六和合，是僧團的「維他命」，並意有所指地說，如能貫徹此二原則，「更不會有破壞自己僧團鬧甚麼風潮的事發生了」。⁶⁰

法舫真正實踐其僧教育理念，實際上要到1937年他受邀至四川主持漢藏教理院教務三年期間。⁶¹他在漢藏教理院第二期的開學演講與期末教務彙報中，都不斷強調僧教育訓育學僧遵守戒律的重要，並將戒律比擬為國家的憲法。⁶²法舫認為該年度因在開學前就整飭規章，要求教職員至學僧都「絕對遵守院規，服從管教」，才使「半年來各學僧浮躁〔躁〕之氣大殺，威儀整肅」。具體作法除遵守學校與教育部官訂訓育綱領外，漢藏教理院還規劃師承教誡法、叢林規制、紀念週之精神講話，以及導師分組訓育等方式，從而要求學僧：

⁵⁸ 陳義孝居士編，竺摩法師鑑定，《佛學常見詞彙》（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頁21。

⁵⁹ 法舫，〈現代僧教育的訓育雜議〉，《海潮音》，第12卷第8號（1931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8卷，頁422-425。

⁶⁰ 法舫，〈怎樣復興中國佛教——法舫法師在漢藏教理院歡迎會講〉，《海潮音》，第18卷第3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6卷，頁158。

⁶¹ 井陘縣委編，〈法舫法師傳略〉，收入朗宇法師、清修法師主編，《法舫文匯》，頁308。

⁶² 法舫，〈漢藏教理院今後之教學——法舫法師在漢藏教理院講〉，《海潮音》，第19卷第3號（1938年4月）；法舫，〈世苑漢藏教理院第二期第二學年上學期教務概況〉，《海潮音》，第19卷第9號（1938年9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8卷，頁176；第199卷，頁56-57。

能在日常生活中隨行無犯無違，同時促其能自重自治，並時時提醒其各個將來在佛教中所負之重大責任，故早晚升降旗時加呼口號：“整理僧伽制度”！“復興中國佛教”！⁶³

究其目標在養成對師長有「絕對崇敬精神」、個人能有「整齊嚴肅之律儀」、「耐苦淡能勤勞之習慣」的學生，並促進僧團學風清淨、「和合」。⁶⁴

值得注意的是，到1939年為因應太虛的僧教育理念，漢藏教理院的早晚升旗口號進一步修改成：「整理中國僧寺」與「復興世界佛教」。法舫認為此兩個口號更能代表僧教育的目的與責任，不只再次強調「訓育」在僧教育中的重要性，也進一步比較傳統僧教育，以呈現訓育在現代僧教育的意義：

出家僧眾在舊的寺廟——比較有規模組織的寺廟裡，固然有一種舊式的生活訓練，對於每一個人的管理，不能說沒有相當的好處……出家僧眾的集團生活是自由的生活……他若是不願意受你的管束訓練的時候，他包袱一背，到處可以有飯吃，他若有點滴常識，到別個寺廟學院裡，每月的工作生活比此地好，甚或可以得到一個地位。因此對出家學生表面上的治罰是沒有用的，假使他根本不明白他自己正在受人生的訓練——受教育，他思想行為出乎規範，你去嚴厲管束他呵〔苛〕責他，他會和你結怨仇，不過這是極少有的現象。⁶⁵

法舫指出僧教育的訓育，重在從思想方面提高學僧的「自尊觀念」，在行為方面提升學僧的「自治精神」。這些都是因應時代的新作法，着重在養成學僧「為教為人」，以求進一步整理中國僧寺、復興世界佛教。

由此可知相較傳統僧教育，法舫認為訓育除要注重佛法教育，學僧行儀合乎

⁶³ 法舫，〈世苑漢藏教理院第二期第二學年上學期教務概況〉，《海潮音》，第19卷第9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9卷，頁57-58。

⁶⁴ 法舫，〈世苑漢藏教理院第二期第二學年上學期教務概況〉，《海潮音》，第19卷第9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9卷，頁58。

⁶⁵ 該文寫於1939年2月1日，原載於《海潮音》，第20卷，第3-6號合刊（該卷期今不存）。參見法舫，〈漢藏教理院教務報告——二十七年下年度〉，收入法舫著，梁建樓整理，《法舫文集》，第4卷（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年），頁540-541。

僧律，⁶⁶ 更重視因應時代的新精神，包含自尊、自重的個人精神，並且要以復興整體中國佛教，乃至面向世界為主，而非限於個人修行與探究佛學哲理的佛教教育。⁶⁷ 此點法舫在勉勵漢藏教理院第一屆畢業生時便說道：

我們佛教在現時代裡，正應當運用其現代的方式，謀世界的和平，人類的幸福，才可把世界的人類建築在安樂窩中。所謂現代化是什麼呢？就是溶合各種系統的佛教，成一個力量去救濟世界。唯是一種一系的佛教，則不能應現世界全人類的要求，所謂供不應求。因此，必需要有全部的計劃、整個的精神，把世界佛教取長捨短，溶成一體，才可把佛教發揚於現世界的。能這樣做，佛教才配得說是救世的宗教，佛教徒才配上說是救世的佛子。漢藏教理院所負的責任，即是溶合世界佛教，發揚世界佛教，救濟全世界人類的一種工作。……有了此種責任，才配做個現代的僧伽，才不愧在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苑修學一番，也才對得起今日的畢業。⁶⁸

回顧法舫在談論《海潮音》十五周年貢獻的文章中，亦早已解釋「現代僧伽」是適應新時代之新僧，而非保護廟產的消極運動者。⁶⁹ 這些想法不僅遵從太虛的僧教育理念，亦呼應太虛在閩南的僧教育實踐，即將閩院視作造就現代佛教所需現代僧伽之處。太虛主持閩院也向學僧強調現代僧伽，不能離開國家社會，要適應現代環境，了解世界潮流，以將佛法闡揚到全世界。⁷⁰

然而在走向世界的過程，太虛如何定位閩院的位置？道安（1907-1977）追

⁶⁶ 法舫，〈漢藏教理院今後之教學——法舫法師在漢藏教理院講〉，第19卷第3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8卷，頁179。

⁶⁷ 法舫，〈漢藏教理院教務報告——二十七年下年度〉，收入法舫著，梁建樓整理，《法舫文集》，第4卷，頁541-542。

⁶⁸ 法舫，〈畢業後的責任與出路問題——法舫法師代表太虛大師、何北衡居士在世苑漢藏苑講〉，《海潮音》，第18卷第3號（1937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6卷，頁162。

⁶⁹ 法舫，〈十五年來本刊之貢獻〉，《海潮音》，第16卷第1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89卷，頁202。

⁷⁰ 太虛演講，默如、岫廬記，〈中國現時學僧應取之態度〉（1929年12月）；太虛演講，默如記，〈閩南佛學院學僧修學綱宗〉（1931年3月16日），收入釋默如，《默如叢書》，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418-419、406-407。

憶太虛的僧教育構想，談及太虛復興中國佛教是在世界佛教運動的基礎下，將世苑（即法舫主持的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規劃為整個僧教育架構的中心。⁷¹ 世苑之下，閩院實作為華日文系的分支角色。⁷² 此設計可以說直接衝擊了參與閩院的其他群體利益，並在一定程度上矮化南普陀寺的地位。黃夏年論述新派佛教運動遭受批評之處，亦指出當時這些改革確實觸動握有寺廟利益的實權者。⁷³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太虛在閩院對學僧講述修學綱要時，在提到院眾應「和合」後，仍提醒學僧要適應南普陀寺的環境：

本院院眾對於南普陀寺的環境，應當好好的去為適宜的應付，不得有所抵觸，致生障礙！就日常生活方面說，每日三次過堂，一次上殿，這是全寺僧眾所共同實行的，所以要與佛學院以外的僧眾有共同一致的行動。現在南普陀寺既未曾另改規制，而本院院眾須要切實履行南普陀寺的制度……⁷⁴

於此，太虛還特別叮囑學僧要遵守南普陀寺的制度，指出這是「全寺僧眾所共同實行的」，佛學院學生也須遵行，暗示了南普陀寺與閩院不同的團體屬性。

仔細推敲，南普陀寺原為子孫寺廟，後改為十方叢林，亦非專為辦學所設，而是供四方往來僧眾掛單、修行的地方，有相應的戒律。⁷⁵ 叢林制度的內涵，是僧人透過耕作勞役，自食其力，而於日常生活中體認佛法，著重培養僧眾品德。⁷⁶ 閩院作為教育機構設立於其中，既分享了其他僧眾的修行場所與資源，卻又不受寺廟本身的生活公約規範，形成寺廟中一特別群體。在閩養兩院風波事件發生前，1933年編輯之《廈門南普陀寺志》已呈現閩院在傳統寺廟中的特殊性

⁷¹ 道安法師，〈創造歷史的太虛大師——為紀念太虛大師八十誕辰、海潮音月刊五十周年作〉，收入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四）》（臺北：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1980年），頁63-64。

⁷²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頁209。

⁷³ 黃夏年，〈民國佛教新派與舊派之間的鬥爭〉，《佛學研究》，第20期（2011年12月），頁359。

⁷⁴ 太虛演講，默如記，〈閩南佛學院學僧修學綱宗〉（1931年3月16日），收入釋默如，《默如叢書》，第5冊，頁409-410。

⁷⁵ 廈門市佛教協會編，《廈門佛教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9。

⁷⁶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197-202。

（當時養正院尚未成立）。此書撰修肇因於過去南普陀寺並無寺志，為記錄改制十方叢林後寺廟發展愈趨興盛，乃至創建閩院之歷史，故由當時任教閩院之寄塵（1885-1974）與虞愚（1909-1989）等主持編纂。⁷⁷ 寺志包含民國時期寺方建置十方叢林的「法制」，與創立閩院的「教育」兩部分，因此一方面在「法制」中收錄十方叢林的〈共住規約〉，同時又在「教育」部分標明閩院的〈共住規約〉。⁷⁸ 前一個規約共計28條，標明南普陀寺寺僧共住旨在修道，以遵循佛教戒律為根本，「鬥爭是非，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不論曲直均出院」。⁷⁹

相較之下，閩院學僧雖亦具僧伽身分，但其規約似乎給予學僧較多改過的空間。考察閩院生活規約雖細分為十二大類，但〈共住規約〉僅21條，採行計功過制度，除涉及謗佛、破大戒將懲以「出院」，其他過錯需累計滿三次大過或九次小過，才會予以開除。對於學僧發生糾紛或鬥毆時的處置，閩院規約只提到「須向學監陳述情由判斷之」；而查閱其〈記過〉中所列情形，「侮辱同學及對於外人有粗暴舉動」，僅以記過處分。⁸⁰ 或許正因為享有特殊待遇，太虛亦提醒學僧要尊重寺方辦事人員，並說明由於南普陀寺的僧人包辦了廈門當地的佛教需求，閩院學僧才得以專心修業。太虛還提出學僧有空時應學習「廈門話」，以便隨時宣揚佛法，顯示其主張學僧應重視且努力融入廈門、閩南，乃至福建一地之社會。⁸¹ 如此看來，在太虛主持閩院期間，南普陀寺確實存在由語言、地域、體制規範差異而造就的不同僧伽群體，其中之一是接受作為現代僧伽理念、面向世界佛教格局的閩院學僧。他們幾乎都來自閩南以外的地區，不受南普陀寺叢林生活規範，使得閩南本地的學僧及其僧教育，成為另外一個突出的問題。

⁷⁷ 寄塵與虞愚二人為武昌佛學院同學，虞愚當時雖在閩院任教，仍一邊就讀廈門大學。該志由寄塵領數位法師一同蒐羅、抄錄材料，虞愚負潤飾、標點之責。參見虞愚、釋寄塵撰，《廈門南普陀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彙刊》，第2輯第8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據1933年廈門南普陀寺排印本），頁3-8。

⁷⁸ 寺志另有寺考、列傳、法物、文藝與公牘等篇章。參見虞愚、釋寄塵撰，《廈門南普陀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彙刊》，第2輯第8冊，頁9-200。

⁷⁹ 虞愚、釋寄塵撰，《廈門南普陀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彙刊》，第2輯第8冊，頁49-52。

⁸⁰ 虞愚、釋寄塵撰，《廈門南普陀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彙刊》，第2輯第8冊，頁73-87。

⁸¹ 太虛演講，默如記，〈閩南佛學院學僧修學綱宗〉（1931年3月16日），收入釋默如，《默如叢書》，第5冊，頁410-412。

肆、養正院的擁護者—— 《佛教公論》及其僧教育立場

在閩養兩院風波事件中，因敵對關係，養正院的擁護者受到法舫的抨擊，甚至被影射與各種奪權內幕有所關聯。實際上，養正院的成立，本就是為解決閩院辦學所出現的問題：（一）本地僧人無法入學；（二）閩院始終學潮不斷。關於本地僧無法入讀的情況，據統計閩院自1925年秋天創辦，首屆學僧74人，多來自江、浙、川、魯等地；此時雖有少數閩南本地僧，但因程度不足，後另立小學部南山學校，轉至漳州南山寺就讀。到1929年，60名學僧中只有1名福建人，仍沒有閩南本地人。原因多說是閩南本地僧人學問水平不足，或因閩院入學門檻高。⁸² 然考察閩院成立之初，本就是以外來人員為主。慧雲在1929年探討閩南佛教發展的文章中指出，閩南自明清時期就缺乏佛教教育傳統，使民國初年許多前輩僧伽皆向外遊學。1925年夏天因廣津（生卒年不詳）從安徽佛學院學成歸廈，乃與南普陀寺長老們商議辦學，因此請來常惺，促成閩院成立。⁸³ 由於當時安徽佛學院不再續辦，所以第一屆閩院學生中，隨常惺而來、籍隸江南者頗眾。⁸⁴ 也就是說，閩院最早的組成多來自於安徽佛學院的師生，以及其他慕常惺之名而來者，致使閩院雖地處閩南，但創院之初卻極少閩南籍學僧。

其次，閩院的入學資格規定，更限縮了本地僧伽就讀的機會。閩院入學除規定需具比丘或沙彌之身分，亦有年齡（18-25歲）、學歷等限制。學歷特別要求要「初中畢業」、「高中一年級」，或曾在「各處佛學院修學一二年以上」之同等學歷，加上入學考試含作文與口頭問答，僧伽若未受過初等教育，實難通過考試。⁸⁵ 如之前提到的閩院學生——演培、妙欽，他們都分別受過不同程度的教育

⁸² 廈門市佛教協會編，《廈門佛教志》，頁204-206；瑞今法師，《華嚴室叢稿》，上輯（馬尼拉：大乘信願寺，1993年），頁17。

⁸³ 廣甫，〈十年來之閩南佛教〉，《現代僧伽》，第2卷（1929-1930年，未錄出版月份），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66卷，頁55-59。

⁸⁴ 虞愚、釋寄塵撰，《廈門南普陀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彙刊》，第2輯第8冊，頁58。

⁸⁵ 虞愚、釋寄塵撰，《廈門南普陀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彙刊》，第2輯第8冊，頁67。

後才入閩院。演培於江蘇出家時，住持便曾讓他到私塾讀書，後來他至浙江觀宗寺求法，才再轉入閩院。⁸⁶ 妙欽為閩南本地僧，出家後亦先入泉州小學讀書，才進養正院就學，再考入閩院。⁸⁷ 據此，兩人入閩院前，皆已具備一定程度的知識水準。是以論閩僧無法入閩院，更合理的理解應為：閩院創立之初，組成即多為外來人員，而其目標為訓練高等僧伽，故對象鎖定為初中程度以上之學僧。這也是閩院創立之初，即將小學程度者分出，另闢南山學校的原因。然而養正院設立之前，閩南地區沒有專門訓練初級僧伽的學校，造成閩南本地僧欲接受僧教育者，出現無法入閩院就學的現象。可以說，閩僧無法入閩院，實際上反映了民國時期區域性僧教育機構分級不完備、乃至教育銜接有落差的狀況。

養正院的設立，不只為了填補閩南初級僧伽教育的空白，亦是為了因應閩院運作逐漸出現的許多問題。⁸⁸ 早在1936年前，閩院即學潮不斷，有過數次大規模的騷亂，即使是太虛主持閩院的繁盛期，閩院亦常發生學潮，既有研究都已指出這與閩院主事者太虛、常惺等多不在閩院有關。⁸⁹ 弘一回憶1929年第二次至閩院，便觀察到學生倍增，管理方面已有困難，認為太虛雖竭力整頓，但已不能恢復。⁹⁰ 為整頓閩院，1933年冬天弘一於廈門時，常惺就閩院沒有本地僧問題請教弘一，當時弘一已提出另外辦學之議。⁹¹ 1934年2月，常惺請弘一親至閩院整頓僧教育，弘一至閩院觀察後，認為學僧不聽約束已成風氣，且改革機緣不足，再次主張另辦學院。⁹² 1934年夏天，南普陀寺接受弘一建議，於寺內創辦佛教養正院，首屆招收學僧40多人，幾乎都是閩南人。相較閩院，養正院屬初級的僧伽學校，分甲乙兩班上課，以瑞今為院長，慧雲、廣義等為教師，師生皆為閩南本籍

⁸⁶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頁9-10、44-51。

⁸⁷ 演培，〈妙欽法師傳略〉，收入妙欽大師編著，《初機佛學讀本》，頁183-184；妙欽，《妙欽法師文集》，頁403-404。

⁸⁸ 廈門市佛教協會編，《廈門佛教志》，頁206、221。

⁸⁹ 釋如斌，〈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以閩南佛學院為例〉，頁53-60；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頁81-82；王榮國，《福建佛教史》，頁366。

⁹⁰ 弘一法師講，勝進居士筆記，〈南閩十年之夢影〉，《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1937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64。

⁹¹ 廈門市佛教協會編，《廈門佛教志》，頁221-222。

⁹² 瑞今法師，《華嚴室叢稿》，上輯，頁63。弘一法師講，勝進居士筆記，〈南閩十年之夢影〉，《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65。

人。⁹³ 1933年，默如（1905-1991）回顧在閩院的五年，認為閩院氣氛頗能安心修學，並強調當時並沒有「鄉土之觀念」，也沒有「營私結黨、排斥異己」之情形。⁹⁴ 但考察衝突事件中，法舫支持的閩院主持者常惺、芝峯等，皆為江浙籍，且就演培回憶，當時閩院教師都為外省人。⁹⁵ 可知閩院與養正院在客觀上，確實呈現了不同地域屬性佛教群體間的緊張關係。這種地域差別，透過分屬不同等級的僧教育機構更加突出，亦進一步展現在雙方對經營僧教育的不同看法上。

養正院雖根據弘一的指導成立，取「蒙以養正」之意，然其初衷乃為解決閩南本地僧教育問題。而以弘一為主的僧教育思想，亦有不同於閩院之處：

提倡辦小學之意，決非為養成法師之人才。例如天資聰穎，辯才無礙，文理精通，書法工秀等。……提倡之本意，在令學者深信佛菩薩之靈感，深信善惡報應因果之理，深知如何出家及出家以後應做何事，以造成品行端方，知見純正之學僧。至於文理等在其次也。⁹⁶

此為1934年夏天，弘一寫信給瑞今，說明他對養正院的期望，不在於培養法師，而是希望深化學僧對佛法的認識，了解出家人為何出家、出家後應做何事。學僧的品行與知見最重要，文理為其次。養正院根據此標準，課程上也以佛學為主，世學（歷史、語文等）為輔。⁹⁷ 相比之下，閩院的課程世學部分較重，多注重文理。⁹⁸ 弘一回憶1928年至南普陀寺，芝峯曾就閩院課程太多，各科時間分配太少，學僧學習效果不佳向弘一請益。弘一即建議應注重佛學課程，刪減英文及算術等安排，之後檢視實施效果，學生成績確實有所進步。⁹⁹ 演培回憶選擇至閩南

⁹³ 廈門市佛教協會編，《廈門佛教志》，頁50、222。

⁹⁴ 默如，〈在閩院五年來之回顧〉（1933年11月1日），收入釋默如，《默如叢書》，第5冊，頁587。

⁹⁵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頁55-57。

⁹⁶ 釋弘一，〈致瑞今法師一〉（1934年7月14日），收入林子青編，《弘一法師書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增訂版），頁372。

⁹⁷ 廈門市佛教協會編，《廈門佛教志》，頁222。

⁹⁸ 釋如斌，〈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以閩南佛學院為例〉，頁33-35。

⁹⁹ 弘一法師講，勝進居士筆記，〈南閩十年之夢影〉，《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64。

求學，正是因為想學寫文章，顯示當時閩院似乎以教僧人寫文章著稱。¹⁰⁰ 另外，比較法舫主持漢藏教理院的課程設計，專科授課每週34小時，其中藏文學習24小時，戒律2小時，其他佛學科目則為3-5小時；普通科每週授課30小時，藏文學習亦達11小時，戒律2小時，其他佛學科目僅3-6小時。¹⁰¹ 雖然演培曾指出漢藏教理院的設立，有其特殊意義和任務，故規定必修藏文。¹⁰² 但由各科學習的時間安排來看，可知太虛一派的僧教育思想較重視語文等世學學習。

是以就弘一所述，養正院的僧教育應著重佛學本身，特別是「令學者深信佛菩薩之靈感，深信善惡報應因果之理」。1936年正月，弘一於養正院的開學演講提到，青年學僧為學應注意之事，還包含惜福、惜勞、持戒、自尊。¹⁰³ 以弘一為主的養正院的僧教育思想，可在《佛教公論》上看到進一步發揮。《佛教公論》與養正院關係密切，乃因主事者就是養正院的教師群，而《佛教公論》封面文字亦為弘一所題。¹⁰⁴ 《佛教公論》是南普陀寺閩南本地僧自辦的一份佛教雜誌，1936年8月15日創刊，發行約一年，至對日戰爭前夕停刊。第一卷共出版11期，1941年1月曾在晉江佛教會幫忙下復刊一期，並與《現代佛教》合併，但仍以《佛教公論》為名，擴充編組。1946年4月1日再次復刊，至1948年11月共出版25期。瑞今長期擔任社長，主編為慧雲，發行為廣義，1937年3月後由會泉（1874-1943）擔任社長，復刊後則以性願（1889-1962）為社長，但社務仍多由瑞今、廣義等主持。編印地點皆在南普陀寺內，第1卷第3至5號（1936年10-12月）更特別註明出版地點在佛教養正院（見附錄3）。而《佛教公論》從1937年2月第6、7號合刊至1937年4月第9號（1937年4月15日）期間，更直接扮演了養正院對閩養兩院風波事件的傳聲筒。¹⁰⁵

¹⁰⁰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頁49。

¹⁰¹ 法舫，〈世苑漢藏教理院第二期第二學年上學期教務概況〉，《海潮音》，第19卷第9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99卷，頁56-57。

¹⁰²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頁85-86。

¹⁰³ 弘一大師講，〈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丙子正月開學日在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講〉，《弘一大師演講全集》（臺北：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33-42。

¹⁰⁴ 梵輝，〈關於佛教刊物之管見〉，《佛教公論》，復刊第17期（1947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277。

¹⁰⁵ 《佛教公論》被視為閩南佛教的代表，以及為佛教養正院發聲的角色，在《佛教公論》復刊的十周年紀念專號中，可看到數篇文章對此之看法。參見《佛教公論》，復刊第17期

從《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頁尾所刊登的〈也是聲白〉，可知第6、7號合刊反駁《海潮音》一事後，引起不小騷亂。許多人來信勸編輯「不要再擴大下去」，或「曉以佛子無諍之義」。慧雲除表明自身並非好事之徒，亦就他們對這件事的立場做最後申明：

關於閩院的存在問題，各方似乎頗為注意，而且似乎注意到主持人問題。我們實在不敢說閩院能由誰操縱或關閉，但也不敢說牠〔按：原文，下同〕定能享壽百歲：只要因緣成就，大家真希望牠存在，真誠擁護，總可以說不成問題吧。望以至於「住持聖教，師表人天，教導後學」諸厚望，我何等人，勘斯重任？亦只有各盡其心而已。但我們也希望以師表人天為己任如海潮音編者其人「實事求是」，勿囂囂然如欲取而教訓之，則予復何言！¹⁰⁶

該期雜誌還節錄了兩篇勸慰信，讓讀者了解相關情形：一是悲觀（又名樂觀，1902-1987）的來信。悲觀寫作素以言詞犀利聞名，然而在此事上，卻意外持中立態度。因雙方都是他的好友，悲觀認為此乃因「誤會」而起的論爭，他不願分辨「誰是誰非」，勸雙方相互忍耐，各退一步。¹⁰⁷ 另一心梵居士（生卒年不詳）來信，則特別提到有關地域之見一事：

在京滬聽到很多傳說，謂福建派排斥外江派，這個我絕不相信。因為浙江籍的弘一大師正受着非常的敬仰崇禮，可見福建僧並未排斥他省之僧。……法舫之文固很不對，但讀兄之文亦不能使我無言。我與法舫聞名而未見面，更不知其歷史，老兄文中看來好像是近於漫罵，與法舫之罵兄無異。這種互相對罵，似非佛子所宜。……我十分希望兄努力使閩南繼續辦下去。目下中國佛學院已很少，閩南又是比較有歷史的，若使中斷實太可惜。同時覺得養正與閩南可以合併起來，省得再有派別起爭端。可分為初級中級高級，每年級三年或兩年，幼僧即入初級，高級為

「十周年紀念專號」（1947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275-283。

¹⁰⁶ 編者，〈也是聲白〉，《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1937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84。

¹⁰⁷ 悲觀法師，〈悲觀法師出洋途中自香港來信〉，《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1937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79。

佛學專門。如此你看好不好？¹⁰⁸

不論閩南佛教是否真有地域之見，就心梵看來，當時確實存在許多流言，這些偏見則基於客觀存在的省籍對立以及教育分級落差。是以心梵建議閩養兩院應合併，按年級將程度不一的學僧區分，消弭地域、教育分級不同所呈現的群體差異。

弘一雖未直接表達對閩養兩院風波的意見，但從他選擇於《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發表〈南閩十年之夢影〉，直接談及他對僧教育之看法，可知其並非毫無立場。釋如斌討論閩養兩院風波事件，雖引〈南閩十年之夢影〉提到弘一認為不論低級或大學程度的學僧，都應相信因果業報和諸佛菩薩靈感不爽的道理，但她認為弘一為人厚道，對當時閩養兩院風波並未作任何表態。¹⁰⁹ 筆者以為不然，首先慧雲於該期編輯後記中，即說此文除是閩南回憶，也表達了弘一對僧教育的看法。其次，分析〈南閩十年之夢影〉一文，除多次提及對閩院的觀察，弘一談論自己對僧教育的看法，實際上是接在說明常惺邀請他改革閩院之後，才因而有所抒發：

我平時對於佛教中的那一宗那一派，並不願意去分別：因為我覺得各宗各派都有牠的長處。但是有一點我以為無論那一宗那一派的學僧，最低的限度，對於佛教的基本原則須深信才可以的。即是深信善惡因果報應的道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同時還要深信菩薩靈感的道理才可以！¹¹⁰

弘一主張僧教育應不分宗派，故不論何種程度的學僧，教育的基本原則都須回到信仰本身。弘一認為這個道理容易，但實際執行卻十分困難，因涉及「起心動念」之間，若能貫徹「深信」，品行道德才能真正增進。之後他進一步檢討當時僧伽在世俗中地位低落，是因出家人「太隨便了」，而這個隨便亦是肇因於「不

¹⁰⁸ 心梵居士，〈心梵居士來信〉，《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1937年4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80。

¹⁰⁹ 釋如斌，〈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以閩南佛學院為例〉，頁53。

¹¹⁰ 弘一法師講，勝進居士筆記，〈南閩十年之夢影〉，《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65。

能深信善惡因果報應及諸佛菩薩靈感的道理」。弘一表明，此番言論不僅是勸養正院及其他佛教大學學僧，也是出於對自己的反省，要自己「改過遷善」，也期盼學僧能比照辦理。¹¹¹

在閩養兩院風波發生後至這篇文章發表之前（也就是1936年11月底至1937年4月間），弘一還曾兩次在不同場合，表達他對僧教育的看法，一是在1937年1月，與人談及僧教育時說道：

現在有志僧青年，多趨求文字，學習外典，盡棄己業，佛門前途，深可悲也。而不知國文與佛經，不相關用，假如大學畢業之材學，欲研佛經，依舊門外漢。¹¹²

顯示他認為當時僧教育的困境是以文字、外典為主，反而忽略僧人的「己業」，這樣教育之下，僧人甚至不通佛典。1937年3月，他還通過讚嘆《佛教公論》第1卷第8號（1937年3月15日）萬均（即巨贊，1908-1984）的〈為僧教育進一言〉，表明他的僧教育立場。弘一認為萬均之見「求諸當代，少有匹者」，甚至手書佛偈相贈，表達景仰之意。¹¹³ 慧雲於當期〈編輯後記〉亦提到該文針砭現代僧教育，是辦理僧教育者都應閱讀之文章。¹¹⁴ 推測弘一之所以不欲確切表明立場的原因，應與他律己甚嚴有關，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37年1月與4月，兩次談到對於「毀謗」的看法。弘一主張若被人毀謗，「切不可分白」，而平息毀謗的最好方法即是「無辯」，解釋太多，反而虧失越多；不作解釋，「一謗便罷」，亦不會再有後續事端。¹¹⁵ 對照《佛教公論》第一卷第九號發表的〈南閩十年之夢影〉，可知弘一於此時談論對僧教育的看法，應是事出有因。

考察得到弘一讚賞的〈為僧教育進一言〉，主要有三個重點：（一）主持僧

¹¹¹ 弘一法師講，勝進居士筆記，〈南閩十年之夢影〉，《佛教公論》，第1卷第9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65-166。

¹¹²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369、373。

¹¹³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369、375。

¹¹⁴ 慧雲，〈編輯後記〉，《佛教公論》，第1卷第8號（1937年3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36。

¹¹⁵ 弘一談毀謗，分別於1937年1月18日為有人欲幫其特刊，恐為名聲所累而提及，以及1937年4月在青島湛山寺講學。參見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353、366、370、379。

教育者，應以真為佛法之心辦學。（二）僧教育不能貪多求速成。（三）學僧應以「知自度」為先，也就是度化自己為首要任務。萬均的文章提到當時中國的僧教育有兩種傾向，一種僅為門面，仍以教經懺為主，少有講經。另一種則是著重宣傳，課程包羅萬象，但受教育後真正了解佛法者少。他談到：

今日學僧之入學修習，事固甚美，實都為邪位發心。邪位發心者，不堪社會之鄙視，而謀勝人以口，社會之鄙視乃益甚，觀於有識者之厭惡新僧可知，而況更為軌外之舉動乎？……佛在世時，攻擊排斥之者亦甚多，何嘗見其惶惶然若不可以終日而謀勝人以口哉？此非腐談，乃最精要語，亦非不合潮流，乃為適應潮流所最不少之精神，明達之士，幸更一覽「先自度論」（見佛教公論第一期）。¹¹⁶

萬均闡述今日僧教育之受學者多發心不正，謀求在口嘴之爭上勝人，不僅讓社會更加鄙視僧人，也是許多有見識者厭惡「新僧」之因。就他的看法，僧教育最重要的在於「先自度」，而「自得度己，當度眾生」。¹¹⁷ 回歸到個人本身的佛法修持，其態度與弘一乃至弘一指導的佛教養正院的教育理念有所一致。因此，在閩養兩院風波所導致的僧教育論爭中，弘一實際上有其特定的立場與主張。《海潮音》所見法舫代表的太虛一派，著重面對世界、因應時代而富含現代意義；相對於這種新僧教育，弘一的僧教育理念確實呈現一種傳統、復古的趨向，更難免被視為與閩院對立的保守派。

然而弘一及其指導的養正院，也並非全然的傳統與保守，就瑞今在養正院開學典禮的演講來看，他強調青年學僧除研究佛典之外，亦要「認識時代，接受相當的知識」，這個知識包含新學說、新知識。¹¹⁸ 但他也談到：

思想要新穎，是有範圍的，並不是胡為亂幹的思想，違反佛教和社會的規律，與浪漫不端的思想；乃是要去接受現代新的知識，和吸收廣博的

¹¹⁶ 萬均，〈為僧教育進一言〉，《佛教公論》，第1卷第8號（1937年3月15日），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16-117。

¹¹⁷ 緇哉述，〈先自度論〉，《佛教公論》，第1卷第1號「創刊特大號」（1936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7-10。

¹¹⁸ 瑞今，〈青年學僧應具的態度——講於廈門佛教養正院開學典禮〉，《華嚴室叢稿》，上輯，頁136-137。

學問，以作將來傳布佛法之用。¹¹⁹

瑞今認為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的首要考量是能為未來傳法之用，並指出勤學精進、尊師重友、樸實無華等佛學修行才是根本，最終目標是為了「上求下化」，也就是自身發願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呼應了自度為先，才度眾生的道理。¹²⁰

除僧教育理念不同外，閩南一地之佛教是否存在地域觀念，致使外界總認為閩南有排斥「外江人」的印象？《佛教公論》的創辦，早存在與《海潮音》不同而涉及地域觀念的僧教育理念。檢視《佛教公論》創刊號的宣言與發刊辭，他們主張提倡「大眾佛教」，著重使佛教徒認識自我，也希望「代表一般的佛教徒說話」，打破似是而非的佛教思想，不分門戶，促成「有力的佛教輿論」。此外，他們特別提到期刊的目標讀者，是一般社會大眾和「中學生階級」。¹²¹ 目標讀者的設定，應與編輯群同時為養正院教師的身分有關，是以有兼顧養正院培育地方初級僧的想法。最能證明《佛教公論》所涉及的地方性僧教育理念，以及與養正院關係的密切，就是瑞今在創刊號發表〈閩南佛教鳥瞰〉一文提到：

假若要改造近代佛教使適合於近代社會，各處佛教的興衰消退是不可不知的。閩南佛徒們應知道閩南的佛教，而非閩南佛徒，也應該相當知道的。¹²²

瑞今認為要改革近代佛教，應從了解各地方佛教的興衰開始，因此述及閩南僧教育發展。他除批評閩南確實有一批保守人士始終不願讓青年僧伽受教育，亦指出閩南僧教育辦理十多年，卻沒有培育本地僧材的困境，「顧慮到維持閩南未來的佛教的僧材」，南普陀寺才另辦養正院，以「培植閩南僧材」。¹²³ 瑞今指出江

¹¹⁹ 瑞今，〈青年學僧應具的態度——講於廈門佛教養正院開學典禮〉，《華嚴室叢稿》，上輯，頁137。

¹²⁰ 瑞今，〈青年學僧應具的態度——講於廈門佛教養正院開學典禮〉，《華嚴室叢稿》，上輯，頁138-140。

¹²¹ 佛教公論社，〈佛教公論社宣言〉、〈發刊辭〉，《佛教公論》，第1卷第1號「創刊特大號」（1936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2-6。

¹²² 瑞今，〈閩南佛教鳥瞰〉，《佛教公論》，第1卷第1號「創刊特大號」（1936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9。

¹²³ 瑞今，〈閩南佛教鳥瞰〉，《佛教公論》，第1卷第1號「創刊特大號」，收入黃夏年主

浙一帶是當時中國最富裕之區域，但少有寺廟能如廈門南普陀寺，以寺廟香火，同時供養兩個僧教育機關。他認為物極必反，這既代表閩南佛教的興盛，也預示著即將來到的衰敗，故於《佛教公論》創刊號呼籲「閩南人，要趕快醒來呀」，「以後閩南佛教也許要一落千丈的。若要挽救此非常時期的危機，這又是閩南人的重大責任了」。¹²⁴ 這些言詞呈現了頗為深刻的地方佛教危機感。

再看宏宣（生卒年不詳，閩南佛學院學僧）在創刊號發表〈聞廈門佛教公論社成立之感言〉，更進一步談到《佛教公論》創刊的意義，是對比1928年大醒與芝峯等在閩院創辦的《現代僧伽》。當時因「現代」一詞「太新，太革命」，嚇壞許多長老，加上言詞激烈，造成「現代僧伽」才擁護《現代僧伽》，不贊同者則被歸為敵對陣營。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僧伽》雖原出於閩院，亦曾由南普陀寺協助出版，改名《現代佛教》後僅發行至1933年8月。也就是說，從1933年底至1936年8月《佛教公論》創辦前，閩南甚至是廈門一地，實缺乏一個在地僧伽的發聲管道。¹²⁵ 是以宏宣不僅稱讚《佛教公論》取名含有普遍性，期許該刊未來能成為與《海潮音》「對峙」的刊物，也提及過去閩南一地、閩院實缺乏與之配合宣傳的佛教刊物，故佛教公論社的成立，則有助光大閩南佛教。¹²⁶ 由此可見，創刊號數篇宣言不斷顯示出一種以閩南本地佛教發展為主的思考。此外，《佛教公論》後來也曾數次於不同專號中刊登〈「閩南佛教專號」徵稿啟事〉，顯示欲整理閩南佛教史的決心，然就現存可見之資料，此專號計畫最後似未能完成。¹²⁷

不可否認的是，養正院的創辦，乃至《佛教公論》創刊，始終站在一種考量地域佛教發展的立場，並與閩院這種由外來人員構成、強調現代新僧教育的僧伽

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22-23。

¹²⁴ 瑞今，〈閩南佛教鳥瞰〉，《佛教公論》，第1卷第1號「創刊特大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22-23。

¹²⁵ 《現代僧伽》為芝峯等隨太虛至閩南佛學院辦學期間所創立的刊物，該刊立場雖為新僧一系，但亦提供閩南學僧有投稿、發表的空間。《現代僧伽》（後更名《現代佛教》），第2卷不分期至第6卷第8期（1929年-1933年8月14日）。參見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66-69卷。

¹²⁶ 宏宣，〈聞廈門佛教公論社成立之感言〉，《佛教公論》，第1卷第1號「創刊特大號」（1936年8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30-33。

¹²⁷ 佛教公論社，〈「閩南佛教專號」徵稿啟事〉，《佛教公論》，第1卷第8-9號（1937年3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頁110、162。

群體，形成一種客觀上的差異。1936年11月底的閩養兩院風波事件，則令這種地域上的僧人群體與僧教育理念隔閡，化作具體的衝突。這個衝突一方面顯現雙方教育等級的落差（初級與高級），以及地域組成結構上的客觀差異，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傳統叢林修行與現代佛學院教育目標的矛盾，乃至僧教育理念的新舊分歧。透過《海潮音》、《佛教公論》兩份期刊，閩養兩院雙方的擁護者在新式媒體上進行一場激烈的交鋒，雖然其論爭只持續了四個月（1937年1-4月），在民國佛教史上所激起的餘波亦難稱綿長，但論爭所呈現的僧教育論述，不僅顯示雙方因應時代對培育僧人的不同看法，亦補充了民國時期地方僧教育的不同聲音。

伍、代結論：掩蓋在主流之下的聲音

本文從一個具體的衝突事件「閩養兩院風波」，希望看到兩個不同佛教群體——閩院、養正院——如何透過民國時期出現的新式媒體期刊，即《海潮音》與《佛教公論》，進行一場即時又跨域的僧教育理念交流。本文並非考察此衝突的內幕真相，而是指出這場衝突的本質為佛教改革下，不同僧教育理念的碰撞。從此事件可以看到民國時期佛教改革在主流論述外的不同聲音，即長期以來學界多以太虛及其《海潮音》為主軸，論述民國時期的佛教改革與現代化。就閩南本地的佛教群體而言，他們既曾接納太虛，將閩院打造為現代僧伽教育的基地之一，卻也對新僧教育有所反省，因而有養正院的出現。

養正院及《佛教公論》雖歷時不長，但都反思閩院的運作，希望培育閩南在地學僧，並將僧教育回歸佛學修行本身。此種在地、回歸佛教本身的教育理念，與太虛一派著重因應現代化、面向世界的路線迥異。對太虛而言，南普陀寺所經營的閩院是其僧教育理念「世界佛教」架構下的一個分支，而非獨立自主、專為閩南培育在地僧材的機構。然就寺廟的角度，面對以外省學僧為主，且運作問題不斷的閩院，養正院的出現，或許更貼近本地僧伽的教育需求。同時經營兩個佛學院並非南普陀寺預先設想的計畫。從衝突事件中，不少在地僧伽支持養正院的態度，以及當時出現「閩僧治閩寺」等種種謠言來看，養正院的存在確實危及、甚至有取代閩院的可能，是以法舫會提出「立即解散佛教養正院或更換主辦人」

的訴求，以確保閩院存續。

然而事件雙方雖因本次衝突貌似有所對立，卻不能簡單以派系之爭來論。這起事件衝突的地點「澡堂」，其實觸及了寺院中重要的生活空間與秩序。澡堂除維繫僧侶的健康，亦含有宗教儀式上的淨化功能，因而一直以來有相應的清規。寺院沐浴的時間與秩序，不僅特別受重視，相關規範亦需被嚴格遵守。¹²⁸ 由此而論，在澡堂的衝突，已然破壞寺院內部的生活秩序。值得進一步思索的是，閩養兩院的學僧衝突，以及外界對寺方保守派的批評，還涉及出身佛學院或叢林等不同世代背景的摩擦（法舫出身佛學院／瑞今、慧雲等出身叢林）。正如汲喆、史芬妮等討論近代佛教教育時指出新教育體制，亦即佛學院的出現，實際上對寺廟造成極大影響；佛學院與叢林的對立，反映了僧伽對「學與修」或「學與教育」的不同立場與思考。¹²⁹ 閩養兩院的衝突，便呈現了這個矛盾，凸顯雙方僧教育理念的本質差異。然不論是法舫所代表的太虛一派思想，即強調律儀、和合與學僧自尊、自重等現代精神；或者以弘一為指導的養正院，於重視在地僧材外，主張令學者深信教理，以自度為先，皆嘗試以不同方式回應佛教所重視的戒律問題。

在這一場論爭中，可看到法舫、妙欽等太虛一系自言「新僧」以區別「舊」派，但需留心的是，我們不能僅根據當時人的自我劃分，便輕言新、舊對立。1927年弘一在杭州逢地方當局欲整頓佛教，曾致書建言，除推薦太虛代表佛教界協商，亦提出他對新舊二派之主張。弘一指出新派服務社會，理應加以提倡，然舊派屬「山林辦道」、「必不可廢」，應盡力保護；其他經懺之流則需另外處

¹²⁸ John Kieschnick, "A History of the Bathhouse in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 收入康豹、劉淑芬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107-138；閩院的共住規約中，亦列有洗澡需於例假日進行的規定，參見虞愚、釋寄塵撰，《廈門南普陀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彙刊》，第2輯第8冊，頁48。

¹²⁹ Ji Zhe, "Schooling Dharma Teachers: The Buddhist Academy System and Sangha Education," in Ji Zhe, Gareth Fisher, and André Laliberté, eds., *Buddhism after Mao: Negotiations, Continuities, and Reinventions*, pp. 171-209; Stefania Travagnin, "From Xue學 to Jiaoyu教育: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in Stefania Travagnin and Gregory Adam Scott, eds.,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II: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Key Concepts*, pp. 95-119.

置。這顯示趨向傳統、舊派的弘一，亦肯定新派之價值。¹³⁰ 正如王汎森論述傳統的非傳統性時所言，復古並不一定與革新相對，復古主義往往亦蘊含改革之意。¹³¹ 相較於閩院，養正院雖在僧教育理念上有復古傾向，但基於弘法考量亦主張接受新知識、新思想，故雙方的對立不能單以新、舊來論，而需考量地方僧教育理念差別和在地利益衝突等因素。事實上，太虛在〈十五年來海潮音之總檢閱〉，早就自我檢討《海潮音》的問題：

編者與其它作者偶因尖銳之筆鋒，間由狹隘偏激緊張而惹起評論，抑或有失于以前平容寬弘之闊達氣度，此固期望本刊編者、主撰者保持本刊深觀廣行之原旨！¹³²

太虛對於《海潮音》時常引起爭論的情形了然於胸，但由於事務繁多，他也只能期盼編者自省。另一方面，瑞今的文集多次談及太虛亦不失敬重，並認同《海潮音》作為佛法宣傳的重要工具，指出「對佛法有互異的見解，常藉《海潮音》刊上，為文作不同的反覆爭論的場地，論辦（辯）愈烈，見理愈深，佛學成就愈高」。¹³³ 可見他們皆明白期刊作為佛法交流之工具，本就可能引起各種衝突。但也正是透過諸般衝突，我們才得以一窺不同地方、群體的聲音：包含主旋律與各種變調，它們也回過頭來利用期刊等新式媒體，促成佛學理念的跨域傳播，譜出民國佛教史上重要，但尚待深入闡釋的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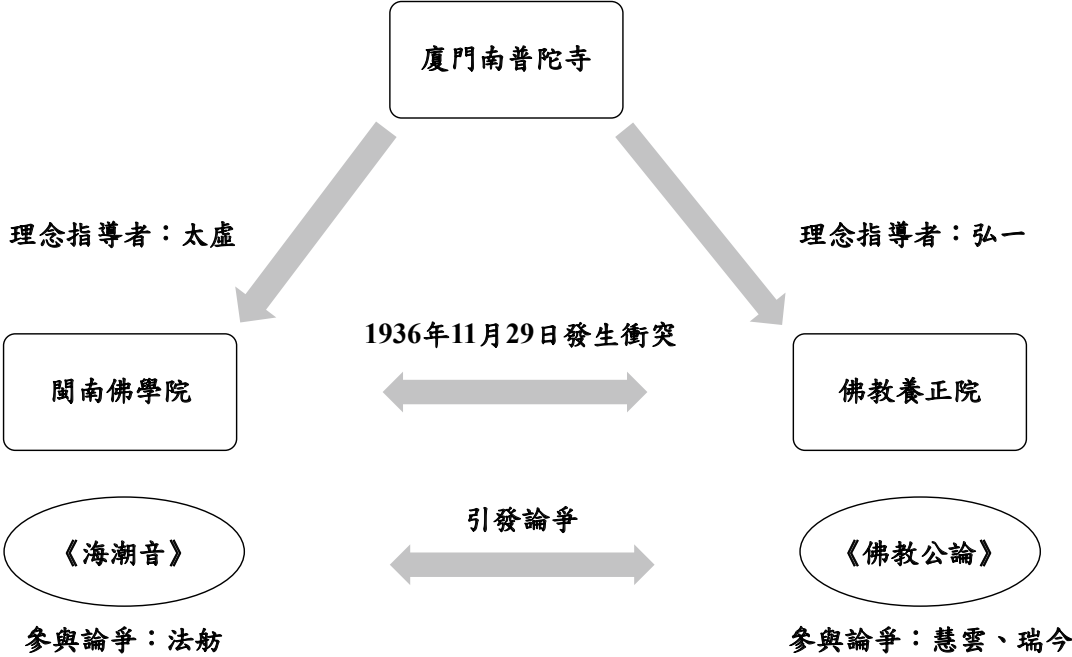
¹³⁰ 釋弘一，〈致蔡元培、經亨頤、馬敘倫等〉，收入林子青編，《弘一法師書信》，頁209-210。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頁246。

¹³¹ 王汎森，〈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頁121。

¹³² 太虛，〈十五年來海潮音之總檢閱〉，第16卷第1號（1935年1月），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89卷，頁190。

¹³³ 瑞今，《華嚴室叢稿》，上輯，頁52。

附錄1、閩養兩院風波論爭關係圖



資料說明：筆者自繪。

附錄2、《海潮音》出版與編輯整理

年份	卷期	主編	編輯與出版地點	備註
1920	第1卷	太虛	於杭州編輯；上海中華書局印刷。	
1921	第2卷	第1-8期：善因法師 第9-12期：史一如	於漢口佛教會編輯；中亞印刷局代印1期。第2期起仍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但編輯部於1921年2月13日移至杭州彌勒院。 第9期起，編輯部遷至北京東城大佛寺。	
1922	第3卷	史一如	第1-6期在北京編發，第7期後編輯部遷回武昌，分設編輯與經理發行兩部。編輯部在武昌千家街佛學院，經理發行部在漢口福建庵佛教會。	
1923	第4卷	第1-7期：史一如 第8-12期：唐大圓		
1924	第5卷	第1-8期：唐大圓 第9-12期：張化聲		
1925	第6卷	第1-8期：張化聲 第9-12期：太虛指導 會覺、克全、滿智等 編輯	因太虛在九江廬山養病，故《海潮音》編輯與發行部皆遷至廬山大林寺。	
1926	第7卷	第1-4期：克全 第5-12期：唐大定		
1927	第8卷	第1-3期：唐大定 第4-12期：楞伽山民 編輯、玉慧觀發行		該年經費由玉慧觀支持。 第10期，《海潮音》面臨人、財兩困，宣告可能停辦。 第11-12期合刊。
1928	第9卷	泰縣錢誠善、王誠普 等居士	泰縣佛教居士林。	

1929	第10卷	泰縣錢誠善、王誠普等居士	泰縣佛教居士林。	
1930	第11卷	泰縣錢誠善、王誠普等居士	泰縣佛教居士林。	
1931	第12卷	滿智編輯、玉慧觀為社董	編輯部遷至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由上海佛學書局印刷發行。	與上海佛學書局結盟。
1932	第13卷	法舫		
1933	第14卷	第1-9期：芝峰 第10-12期：大醒		
1934	第15卷	大醒、法舫	改在漢口印刷。	
1935	第16卷	第1-4期：大醒 第5-12期：法舫	編發地點改在武昌千家街，由武漢印書館印刷。	
1936	第17卷	法舫		
1937	第18卷	法舫		第9期起，因抗戰關係，頁數減半出版。
1938	第19卷	葦舫	第1-9期仍在武昌千家街編發，第10期後則遷至重慶編發。	
1939	第20卷	第1-2期：葦舫 第3-9期：塵空 第12期：法舫	因3-4期毀於戰火，故移至昆明編印，由昆明雲南省佛教會發行。1939年11月第10-11期合刊，編輯與發行移至重慶北碚縉雲山。	第3-6期合刊、第7-8期合刊、第10-11期合刊。
1940	第21卷	第1-6期：法舫 第7-12期：太虛	編輯部位於重慶北碚縉雲山。	1940年9月，法舫與達居、白慧等至錫蘭留學弘法。
1941	第22卷	太虛	編輯部位於重慶北碚縉雲山。	
1942	第23卷	第1-6期：太虛 第7-12期：福善	1942年8月離開縉雲山，第7-12期改至重慶民族路羅漢路發行。	
1943	第24卷	福善	移至成都東門大慈寺編發。	

1944	第25卷	福善	第4期：湖南衡陽北門外花藥寺。 1944年7月因衡陽淪陷，移至貴陽黔明寺編發。	1944年4月1日，因孫爾昌、越培元贊助，《海潮音》移至湖南。
1945	第26卷	福善	第1期移至重慶長安寺太寓編發。	
1946	第27卷	第1-4期：葦舫 第5期：福善 第6-12期：塵空	第1期，移至漢口佛教正信會編發。1946年3月1日，移至南京莫愁路普照寺。	
1947	第28卷	塵空	1947年12月1日遷移編輯部至浙江奉化溪口雪竇寺。	1947年3月17日太虛圓寂於上海玉佛寺。
1948	第29卷	大醒主持社務；先言、會覺、法舫、亦幻、印順等為編輯委員，蘇純慧居士為發行部主任	第1期發行部遷至上海南京西路發行。第12期編輯部由雪竇寺移至上海。	
1949	第30卷	大醒	1949年4月1日編輯部遷至臺北善導寺。	

資料來源：表格各項資料為筆者參照釋東初、侯坤宏之著作整理而成。參見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1007-1010；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頁54-66。

附錄3、《佛教公論》出版與編輯整理

年份	卷期	主編	編輯與出版地點	備註
1936年8月15日	第1卷第1號 (創刊特大號)		未標明發行或出版地點。	
1936年9月15日	第1卷第2號		廈門佛教公論社發行。	
1936年10月15日	第1卷第3號	編輯：慧雲 發行：廣義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發行。 印刷：風行印刷社（廈門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內）。	
1936年11月15日	第1卷第4號	編輯：慧雲 發行：廣義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新路街大同印刷社（廈門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內）。	
1936年12月15日	第1卷第5號	編輯：慧雲 (9月間因出席南京中佛會理監聯會，由寂聲法師暫代編輯) 發行：廣義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新明智印務公司。	
1937年2月15日	第1卷第6-7號合刊	編輯：慧雲 發行：廣義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風行印刷社。	
1937年3月15日	第1卷第8號	編輯：慧雲 發行：廣義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風行印刷社。	
1937年4月15日	第1卷第9號 (大藏經特大號)	社長：會泉 編輯：慧雲 發行：廣義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風行印刷社。	

1937年5月15日	第1卷第10號	社長：會泉 編輯：慧雲 發行：廣義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風行印刷社。	
1937年6月15日	第1卷第11號	社長：會泉 編輯：慧雲 發行：廣義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風行印刷社。	
1941年1月?日	1月復刊	董事長：轉博和尚 社長：性願（因性願在菲，由瑞今代理） 社務：曇昕（即廣義） 編輯：一嘯	晉江佛教會佛教公論社編，未標明出版、發行。	《現代佛教》與《佛教公論》合併定名為《佛教公論》擴充編組設佛教公論月刊社。
1946年4月1日	復刊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廣義 編輯：佛教公論社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說明本刊由1936年夏天發行至1937，因廈門淪陷，而宣告停頓，在泉州曾復刊一次，但限於物力，又停刊。
1946年6月1日	復刊第2-3期合刊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廣義 編輯：佛教公論社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1946年7月1日	復刊第4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大音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1946年8月1日	復刊第5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大音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1946年9月1日	復刊第6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大音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未標明出版日期 (可能為1946年10月1日)	復刊第7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大音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1946年11月1日	復刊第8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大音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缺復刊第9期				
1947年1月1日	復刊第10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大音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1947年2月1日	復刊第11期(弘一律師涅槃四周年專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大音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1947年3月1日	復刊第12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大音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缺復刊第13-14期				
1947年6月1日	復刊第15期(太虛大師紀念特輯)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劉綿松、吳毅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1947年7月1日	復刊第16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劉綿松、吳毅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宣和印刷社。	
1947年8月1日	復刊第17期(佛教公論十周年紀念)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劉綿松、吳毅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公司。	

民國時期的僧教育理念論爭——以1937年《海潮音》與《佛教公論》為中心

1947年9月	復刊第18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劉綿松、吳毅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1947年11月1日	復刊第19-20期合刊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劉綿松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社。	
1947年12月1日	復刊第21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編譯室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社。	
1948年1月1日	復刊第22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佛教公論社	廈門南普陀寺佛教公論社發行。 印刷：煥新印刷社。	
1948年10月1日	復刊23-24期合刊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佛教公論社	出版：佛教公論社。 印刷：漳州東方印務（此時遷至漳州）。	此期前，已8個月未出版，因負責者各有職務，無暇顧及，以及物價與印刷種種難題延宕。
1948年11月	復刊第25期	社長：性願 發行：瑞今 編輯：佛教公論社	出版：佛教公論社（時社址搬遷至福建漳州舊府路33號）。 印刷：古宋印刷所。	

資料來源：表格各項資料為筆者整理。參見瑞今，《華嚴室叢稿》，上輯；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第146卷，頁1-394、頁1-508。

徵引書目

一、文集、書信、回憶錄

弘一大師，《弘一大師演講全集》。臺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妙欽，《妙欽法師文集》。新竹：正聞出版社，1998年。

妙欽大師編著，《初機佛學讀本》。臺北：佛教出版社，1977年。

林子青編，《弘一法師書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增訂版。

法舫著，梁建樓整理，《法舫文集》，第4卷。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年。

朗宇法師、清修法師主編，《法舫文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瑞今法師，《華嚴室叢稿》，上輯。馬尼拉：大乘信願寺，1993年。

道安法師，《道安法師遺集（四）》。臺北：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1980年。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高雄：慈源禪寺，1999年。

釋默如，《默如叢書》，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二、期刊

《佛教公論》、《佛教公論（補編）》，廈門，第1卷至復刊第17期（1936-1947年），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82卷、第146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

《海潮音》，上海，第12卷（1931年）；漢口，第15卷（1934年）；武昌，第16-19卷（1935-1938年），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78卷、第186卷、第189-199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

《現代僧伽》（後更名《現代佛教》），廈門，第2卷至第6卷第8期（1929-1933年），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66-69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

三、專書

- 丁綱，《中國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較研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
-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
- 王榮國，《福建佛教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年。
- 白德滿（Don A. Pittman），《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 江燦騰，《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3年。
- 李向平，《救世與救心——中國近代佛教復興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周玉茹，《臺灣佛教的僧伽教育——以佛學院為中心》。臺中：太平慈光寺，2013年。
-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 陳義孝居士編，竺摩法師鑑定，《佛學常見詞彙》。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
- 侯坤宏，《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
- 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
- 廈門市佛教協會編，《廈門佛教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廈門南普陀寺編，《南普陀寺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虞愚、釋寄塵，《廈門南普陀寺志》，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彙刊》，第2輯第8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據1933年廈門南普陀寺排印本。
- 維慈（Holmes Welch）著，王雷泉、包勝勇、林倩等譯，《中國佛教的復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學愚，《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1年。
-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下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
- Hammerstrom, Erik J. *The Huayan University Network: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Avatamsaka Buddh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四、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汲喆，〈居士佛教與現代教育〉，《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7卷第3期（2009年7月）。

汲喆，〈世俗主義的中國之路：“教”的分化與重構〉，《原道》，第23輯（2014年12月）。

林子青，〈懷常惺法師——為紀念常惺法師示寂五十周年而作〉，《法音》，第9期（1988年9月）。

范文麗，〈法舫與近代中國“世界佛教”運動〉，《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2021年8月）。

秦啟明，〈蒙以養正·僧德第一——弘一大師創辦養正院考述〉，收入秦啟明，《弘一大師與十法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現了，〈清末民初僧教育模式的轉型——以諦閑、太虛為例〉，收入范文麗編，《知識社會史視域下的漢傳佛教百科全書傳統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

傅教石，〈民國年間的閩南佛學院（上）、（下）〉，《內明》，第229、231號（1991年4、6月）。

黃夏年，〈中國佛教界出版時間最長的刊物——《海潮音》〉，《吳越佛教》，第2卷（2007年4月）。

黃夏年，〈民國佛教新派與舊派之間的鬥爭〉，《佛學研究》，第20期（2011年12月）。

黃夏年，〈近代中國佛教教育〉，《法音》，第4期（2007年4月）。

鄧子美，〈20世紀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回顧〉，《佛教文化》，第6期（1999年12月）。

釋法緣，〈弘一法師與閩南佛教養正院〉，《閩南佛學》，第8輯（2012年9月）。

Campo, Daniela. “Imposing the rules: Reform and rebellion at Gushan Yongquan Monastery in the 1930s,”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3:2 (December 2017).

Hammerstrom, Erik J. “Yogācāra and Science in the 1920s: The Wuchang School’s Approach to Modern Mind Science,” in John Makeham, eds., *Transforming Consciousness: Yogācāra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2014.
- Kieschnick, John. “A History of the Bathhouse in 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 收入康豹、劉淑芬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 Lai, Rongdao. “Tiantai Transnationalism: Mobility, Identity, and Lineage Networks i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in Philip Clart and Adam Jones, eds.,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Spaces: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Africa, East Asia, and Beyond*. Boston: DeGruyter, 2020.
- Scott, Gregory Adam. “A Revolution of Ink: Chinese Buddhist Periodicals in the Early Republic,” in Jan Kiely and J. Brooks Jessup, eds., *Recovering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6.
- Travagnin, Stefania. “The Impact of Politics on the Minnan Buddhist Institute,”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1 (May 2015).
- Travagnin, Stefania. “Buddhist Education between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Networks: Reconsidering the ‘revival’ of Education for the Sangha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3:3 (July 2017).
- Travagnin, Stefania. “From Xue學 to Jiaoyu教育: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in Stefania Travagnin and Gregory Adam Scott, eds.,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II: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Key Concepts*. Boston and Berlin: De Gruyter, 2020.
- Travagnin, Stefania. “Buddhism in Modern Suining (Sichuan): Local Discourses within Chinese and Regional Narratives,” *Asia Major*, 34:2 (December 2021).
- Zhe, Ji. “Schooling Dharma Teachers: The Buddhist Academy System and Sangha Education,” in Ji Zhe, Gareth Fisher, and André Laliberté, eds., *Buddhism after Mao: Negotiations, Continuities, and Reinven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五、學位論文

- 郭碩，〈法舫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5年。
- 釋如斌，〈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以閩南佛學院為例〉。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六、網路資料

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與阿琳娜（Elena Valussi）等主持，“Mapping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Inclusive Practices in Modern Sichuan: A Spatial and Social Study of Communities and Networks”計畫：<https://sichuanreligions.com/>（2022/6/25點閱）。